

随笔·往日情怀

“迷芽”石榴树

□陈爱莲

有人从山上运回来几棵石榴树苗，我们几个人一抢而光，不仅仅是为吃石榴，更多的是因为，在灰沉沉的水泥空间里培育出一树新绿、一树艳红，的确是令人欢欣雀跃的事儿。

一天天过去了，有几棵石榴树开始发芽，但我种下的这一棵依然光秃秃的，没有过一个芽苞。我耐心地等待，又是几天过去，石榴树还是没有一丝动静。莫非死了吗？树皮湿湿的，用手掐一下，里面是绿的，证明没有死。但为什么千呼万唤不发芽呢？我打电话问在农村老家的父亲，他说：“石榴树本来就不容易栽活，农村一直有个说法，石榴树容易迷芽。”“迷芽？”我惊讶竟然有这种说法，父亲接着说：“从出生地一下子挪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它迷了。你先不用管它，它啥时候迷过来了，可能还会发芽。”但也有可能，它永远发不出芽了！这小小的石榴树，就如一个小小的孩童，离开家门，迷失了方向，在异国他乡的十字路口，不知何去何从，所以，无法打开飞翔的翅膀。它迷失了季节、时光，虽然春风、阳光依旧照拂，但它的心却留在了故土，所以它不发芽。

这小小的离乡之痛啊，又一次击中了我。

第一次感受到离乡之痛，是因为席慕容。席慕容原籍内蒙古察哈尔部，是蒙古族王族之后。后来，她随父亲辗转迁到台湾，内蒙古就成了她一生梦萦魂牵的地方，她说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听父亲讲故乡的风光。“冬天的晚上，几个人围坐着，缠着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诉说那些发生在长城以外的故事。靠着父亲诉说的祖先们的故事，靠着在一些

杂志上很惊喜地发现的大漠风光的照片，靠着一年一次的圣祖大祭，我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，一片一块地拼凑起来，我的可爱的故乡便慢慢形成了。而我的儿时也就靠着这一份拼凑起来的温暖，慢慢地长大了。”席慕容总喜欢画一棵小树，简单的枝干，长长的影子，“影子画得越长我越舒服，好像在休息一样。”朋友说，哪有树有这么长的影子的？但席慕容一直固执地这样画。1989年，席慕容回到了草原，见到了那棵树。在草原中间，小小的一棵，旁边再没有别的树，落日把它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“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场景之前，我就画了。”冥冥中，故乡一直在她生命里。

在故乡，她写了一首歌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：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/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/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/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/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/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/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……这首歌一经传唱，感动了很多。

她的诗歌、散文、画作里，处处流淌着乡愁。读她作品的时候，我尚没有离开家乡，不识得愁滋味，但我莫名地生出一种忧伤，很安静的那种忧伤。后来，我也离开家乡，在陌生的城市里奔波，在疲惫的时候，在夜深人静时常常想起故乡的模样：村后日夜流淌的小河，野草野花长满河坡，绿树成荫的小土路，屋后高大的桐树、苦楝树开满紫色的花朵，三婶家的杏树挂满杏子……原本贫穷的故乡，此时在我的记忆里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、温暖。和一个朋友闲聊，他说等退休了，他就回老家去，盖两间房子，养条狗，院子里种点青菜，没事去田地里转

转，这样的生活才踏实，夜晚睡觉都觉得安稳。这也许就是根植在心灵深处的家乡情结吧。

我爷爷99岁无疾而终。去世前，他躺在床上，身体就像一根干巴巴的木柴，生命的火苗微弱地摇晃着。他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什么，声音忽然高了一下，我们清楚地听见他喊：“豹子！豹子！”70多岁的父亲老泪纵横：“你爷爷是在叫他兄弟啊！”我爷爷叫老虎，他弟弟叫豹子。豹子二爷年轻时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，从此杳无音信。爷爷念叨过几次：“也不知道豹子活着没有，要是活着他就在台湾，咋不捎信回来哩！”父亲说：“二叔估摸着不在了，要是在，他说啥也是要回来的。”此后，再读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：后来啊/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/我在外头/母亲在里头……我不禁泪眼模糊。这种乡愁，不仅是“仍怜故乡水，千里送行舟”那样的不舍和眷恋，还有家国离乱之痛，如何不叫人伤心断肠。

乡愁究竟是什么？有人说，它是一支清远的笛；有人说，它是一杯浑浊的酒；有人说，它是一抹海棠红；有人说，它是几片梨花白；有人说，它是灶屋飘起的一缕炊烟；还有人说，它是村头那口沉默的轱辘老井……但是我认为，乡愁其实就是临行前母亲细心打点的那个小小的行囊，一旦背上就再也卸不掉。人如此，物亦如此，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是动物的乡愁；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，我们何尝不能把它理解成是植物对故园的坚守？我望着眼前这“迷芽”的小石榴树，你依旧沉迷在故土温暖的怀抱里吗？且让我来守护你吧，在陌生的城市里，守护一颗眷恋故园的心。

诗歌·紫陌红尘

今夜，请原谅我的流离失所

□翟宗奎

今夜，我从黄花之乡赶来
带着两千年的历史
穿越一千七百公里
回望汉阙的足迹

此刻，广场的竹枝歌已经停息
撼天的巴渝舞也都已散去
我在一座名叫福州的城市
为了一种叫作未来的生活，颠沛流离

这个时候，院子里的鸡鸭鹅都已睡去
大山的宁静让我听得见它们的呼吸
后山的折耳根依然那么倔强
我能听得到它们拔节的生响
在稻田耕作了一生的老牛
还在打量明天的活计
孩子，这一切多像我守望你熟睡时的呓语

我从不抱怨生活的贫瘠
就像大山给予我无私的丰腴
我不伦不类的颠肺流离
只是为了擦掉更多痕迹

你应该有自己喜欢的玩具
你应该去接受更好的教育
你应该像大山一样的耿直
你应该有感恩大地的勇气

我在这座城市里辗转反侧
融不进回不去的炙烤着
请用你五百四十八天的清澈
原谅我今夜的流离失所

散文·轻风物语

绿色的乡村

□余红丽

此时的乡村，绿色是主打歌。从远方到眼前，从头顶到脚下，全是翠绿翠绿的颜色，中间还不忘点缀一些红、粉，或者黄。

走在田野上，仿佛置身绿色的海洋，绿色紧紧把我包围，怎么走也走不出这绿的海。抬眼望向远方，目光能投多远麦浪就连绵多远，永远望不到尽头。村庄成了海洋中飘浮的小船，成了这无边绿海中的点缀。身边一片又一片麦田，如影随形，风来绿波荡漾，是丰收的模样。脚下的小草不时亲吻着脚面，比起春天里娇弱的样子，此时的草儿显得精神焕发，绿得自然、活泼。风来一起舞动，绿色的衣裙随风摇摆、抖动，整齐，有气势，充满了青春活力。

村外的荷塘还没有开始热闹，圆圆的荷叶刚被青蛙唤醒，慢慢撑开一把把小伞，为蜻蜓建造停机坪，给青蛙搭建舞台，准备着小鱼儿的凉伞。水面越来越窄，白云驻足照影时，再也不能很随

意。诗人也开始酝酿跟荷塘荷叶荷花有关的诗句——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呢？还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呢？或者都不是，而是更新颖别致的诗篇。

村庄被绿树一层一层包围着，轻轻吸一口气，空气都是绿的，清新、凉爽。树叶越长越大，天空被遮挡得越来越小，树下的绿荫渐渐扩展。洋槐花、桐花悄悄退去，把天空让给绿叶。瞧它们高兴的，巴掌拍得“哗啦哗啦”响，风也被它们染成了绿色。杏树、桃树、梨树忙着照顾自己的孩子，把绿叶儿展开，遮挡住一天比一天强烈的阳光，生怕伤害到自己的孩子。绿色的杏儿桃儿梨儿一天比一天个儿大，把脑袋悄悄露出来四处探望，妈妈怎么也看管不住它们。

街道上，各家门前屋后，虞美人接二连三开起来，五彩缤纷，婀娜多姿，习习清风里，像极了一群群翩翩起舞的蝴蝶。蜀葵亭亭玉立，着一袭绿裙，缀一串花苞。庭院里，月季花开得正盛，红的、白的、粉的、黄的，各种颜色的

都有。每一朵都鲜艳夺目，芬芳迷人。“头荏月季赛牡丹”。等了足足一个冬天，桃李杏花们又抢了先，现在终于轮到它们登场，谁不是铆足了劲？栀子花只管紧紧抱着绿色的花骨朵，默默积攒它浓郁的香气。其余还未开花的绿植都绿油油的，像诗人酝酿诗句一般蓄势待发。

此时，雨也是绿色的。不再像春雨般缠绵，它奏出的是属于夏的韵律，忽急忽缓，忽飘忽洒。下了一夜，终于在黎明前悄然而止。树叶在雨后绿得逼入眼，最高兴的是小鸟，清晨，放开歌喉婉转地歌唱。人们只听得见它的歌声，却看不见它的身影，越来越浓密的绿叶，成了它最好的保护，大树是它们绿色的城堡。鸟儿愉快地唱着、跳着，时而清脆，时而酣畅，令人陶醉。薄薄的晨雾如纱、如烟，村庄和田野如梦、如幻，如诗、如画。

我沉醉在这绿色的乡村里，仿佛自己成了这绿叶中的一枚，露珠中的一滴，群鸟中的一只，和无尽的绿紧紧融合在了一起。



漯河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
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
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
13938039936@139.com
本版投稿联系电话：
13938039936